



攝影 / 王占籬

護理， 我的菜

I Changed My Career Path
from Politics to Nursing

■ 文 | 賴鼎璵 臺北慈濟醫院急診室護理師

記得大二那年，我坐在政治系行政學的課堂裡，腦海裡面轉的不是如何治理眾人之事，而是不斷問我自己，這條路是不是正確的。同學們有人要走法律、有人要走街頭、有人要走公職，而我呢？我的路到底該怎麼走？面對當時的徬徨，在健康中心打工的我，也同時接觸到緊急救護、校園健康促進等活動，而這些有關健康照護的領域非常對我胃口，在校護姊姊的幫忙下，大二學期結束，我就選擇轉學到護理系就讀。

轉學後我面對的是跟原先想像完全不一樣的世界，為了不延畢太久，沒日沒夜補學分的生活持續了兩年半，早上四技、下午二技、晚上邊吃飯邊跟在職學姊上課，我總在護理計畫生不出來的夜晚、各科護理考試前，以淚配飯，把各種護理措施配著眼淚給吞下去。那段期間我不敢對家人說我有多不適應、課程有多密集、以前的朋友也無法理解實習過程的辛酸，大家總在我想靠岸的當下，對我說那是你自己要選擇的路。

畢業前夕，當同學都已經確定就職醫院，唯獨我一直碰軟釘子，因為畢業時間無法準時，在投履歷的第一關就被刷掉，這令我相當挫折，我自認在校成績優異（真的）、國考鐵定通過（後來我真的是榜首）、實習也是被老師說讚，這樣的我居然沒人要！後來在就業博覽會中，一個不起眼的小攤位中遇見了ER護理長俊朝哥，他跟我分享了自己的心路歷程、還有男護在就業職場中所面臨的挑戰、中長



程的職涯中所必經的路……等，其中他對我說：把自己準備好，我們等你。就是這句話讓我排除了各種親友阻撓，來慈院工作。

儘管自信滿載，入職場後，發現以前念書的辛苦都只是小菜一碟，光是下單位一天打的針、發的藥、換的傷口數量，就抵過過去實習的總和。除了面對 14 倍（實習護病一對一，到現在一對十四）的工作量，還要額外花時間在不甚友善的病人、家屬身上，讓我在第一個月就萌生退意。「臺灣最邪惡、醜陋的風景就是人，特別是病人、還有他們的家屬。」剛報到的那段期間，每天打卡前我都這麼告訴自己。帶著怒意、沮喪、想離職的心情，每天眼睛維持著僵硬的月彎，口罩底下卻是各種怨念。

直到我第一次遇到 OHCA(out of hospital cardiac arrest, 院外心臟停止)，心態才開始有轉變，當時我什麼忙都幫不上，只能幫忙壓胸，聽著急救室門外的哭喊，看見那開始冰冷的年輕軀體，才深深體會那所謂病人和家屬面臨健康威脅時的急性壓力反應，也在那時突然覺得，先前的苦與難，也都是小菜一碟。那時也想起以前在學校有聽過一句話，“Nurses eat their young.” 在新人這段期間不是前輩們把我給吃了，而是那樣負面的心態把我給吞的乾淨。

到現在也工作好一段時間，已經不是單位裡面最菜的一位，回過頭來看從決定轉學、到護理系的歲月，再到初入職場的負面心態、遇到一些事件之後的轉變，很多成熟性危機都不是在那當下可以理解，是需要不同的事件、不同的經驗累積，才能在事後笑望一切，但作為一個男丁，除了在民眾仍刻板的印象中展現護理角色，我看見的是不管路怎麼走，只要有那目標存在，路就會在前方等著我們一步步往前進。☺